

## 发往天堂的“情书”

枕边一册  
无价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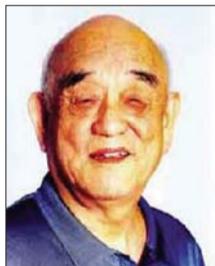
## 逝者档案

- 姓名:赵雷
- 终年:82岁
- 生前身份:高级经济师

愿花鸟虫鱼  
永远陪伴你

## 逝者档案

- 姓名:刘淑媛
- 终年:70岁
- 生前身份:中学物理老师

丹青难写  
是友谊

## 逝者档案

- 姓名:乍启典
- 终年:89岁
- 生前身份:著名国画家

## □逢春阶

我的老师赵雷先生于辛卯年二月廿五日未时在古镇景芝辞世,享年82岁。淮河岸边,老柳树的倒影下,再也看不到他矮小的身影;师生席上,觥筹交错的情景里,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。我的故乡,少了一位真正的名士。

老师身后,仅一本薄薄的遗著《雨田文录稿》。这本绿皮书,无书号,无出版社,无价格。我把它放在枕边,时常翻看,有时并不翻看,只瞥一眼绿色封皮,老师的音容笑貌,就历历在目。

赵雷先生本该著作等身,如他的本家、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。可惜命运多舛。1954年,他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,后该专业与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,没毕业就被打成“右派”,下放到农村,煤矿劳改。直到1977年回到老家景芝,在安丘三中教了两年书,又调到景芝酒厂。学新闻,而没干一天记者,这是赵雷的遗憾。

他曾对我说,出本小册子,不过是留给朋友和儿孙作个纪念罢了。言语中,满含伤感。晚年,他在给我的信中反思:“1977年回家,如在北京多呆一年即可去工人日报或新华社任记者,凭我不才,几年奋笔也能出名堂。当时大学普遍缺教师,教十年大学,定是教授。这提前回家一年,就失了专业,毁了前程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,省一轻工业厅专令上调他,党组任命编志办副主任。干了一年半自己不愿留厅又回酒厂,盖因酒厂有奖金,妻可正式工作故也。驽马恋栈,自我不珍,无可怨尤。所谓求仁而得仁,求失而得失也;所谓乖僻自是,晦误必多。诚然,信然不谬也。”

老师还在信中说:“然稍可安慰者,晚年安适自娱,对比底层,生活勉为小康。妻贤子孝,孙辈绕膝。特别是每忆及我写的《未名湖畔之梦》文中述及的那些老右的命运,我是大幸运者了。历史不能重复。不再去想那些失误的过去了。”《未名湖之梦》这篇长文收在《雨田文录稿》中,应该是老师心血所凝。他常说,我比我的同学、北大才女林昭命好,林昭没晚年,我有。

这本小册子,绝大多数是在他退居二线和离休后撰写,临去世前一年编就。内容驳杂,有地方史料及往事钩沉,有民俗研究,有论文、有杂文、有诗歌对联,甚至还有书信等等,不成系统。在不了解赵雷先生的人看来,觉得确实是杂乱。但是,作为他的学生,我觉得这本书确实符合赵雷先生的性格,他是率性而为,不刻意追求。字里行间,弥漫着一种孤傲。文集中收录的早期作品很少,其中收入1956年8月份他发表在北京《文艺学习》上的一首诗《隔墙问答》,写得清新自然,

他也很喜欢,有一次还背诵给我听:“扁豆蔓,朝阳花,墙东墙西两邻家。扁豆蔓,沿墙爬,一爬爬过西邻家。探过身子来问话,您家可曾入社了。朝阳花,笑哈哈,俺家要走合作化。扁豆蔓,羞答答,俺家已经报名啦。扁豆蔓,你过来呀,搂着我脖子亲亲吧!您家俺家都入社,墙东墙西是一家。”

可惜,诗歌发表不久,他就成了右派。他再也写不出清新的诗歌了。

我比老师幸运,没学新闻,竟然干了记者,机会来得容易,也就珍惜。每每写一些短小的肤浅文字为乐。先生告诫我,小文章要写,但更要写厚重的东西,准确反映出时代精神,还得大东西。每次见他,他都督促我,要继续小说创作,千万别中断了;一中断,就再也拾不起来了。可是,我生性疏懒,没有老师的才气,却有老师的脾气,也有点儿率性。于是,时间一天天地流逝着。老师的突然去世,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。他的这本小册子,成了警醒之书,我把它放在枕边。

人找书,书其实也在找人。赵雷先生的书,好多人连看都不会看,但它找到了我,书中笔笔,皆点中我灵魂之穴,老师以冰雪肝胆,绘出澄澈之心境。我体会到了,捕捉到了。其他书,我可以借出,老师的这本小册子,我是谁也不借的。我将从小册子里汲取更多智慧和灵感。

## □范梦

1970年金秋时节的一个下午,在东北吉林松花江畔一所美丽的校园——“毓文中学”,我与淑媛相识。

淑媛那时是一名中学老师,宽厚朴实、温情内向,如飘浮的香露,总是那样让同事和学生们喜欢。1971年春天,我与淑媛于吉林省桃源路山脚下的一座朝南的小平房里,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。

淑媛有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她是老小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生活还非常艰难。为了减轻家里父母的负担,淑媛报考了可以减免学费和生活费的吉林师范大学。淑媛艰苦朴素的品格总是让我无比感动。淑媛对父母还特别孝顺。把为母亲养老送终作为成婚的先决条件向我提了出来。我为她的孝心而感动,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。我们把母亲从四平接到了吉林市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共同与老人家和睦生活了整整十个春

秋,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
淑媛不止是我生命中的爱人,也是我事业上的恩人。在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中,淑媛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,为我创造了安静读书、认真研究的日日夜夜,而我写出的包括十几本著作和上百篇论文的几百万字草稿,又都是她在忙完家务之余,趴在桌边一字字誊写出来,才送交到出版社或报刊杂志社去的。我的学术成果是我俩共同的心血结晶,是我们四十年相亲相爱的无形纽带,也是我永远缅怀她、感恩她的缘由。

淑媛是学物理的,在中学教了一辈子物理课:东北师大毕业后,先是在吉林毓文中学教了十几年物理,1980年随我来到泉城济南,又在山师附中教了十几年物理。淑媛对学校工作、备课讲课都十分认真。她总是那样平和内敛,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,从不羡慕那些升职的女性,也不嫉妒拿奖的同事。在三尺讲台上站了数十年,可谓桃李满天下,但她从不自

夸,甘当一个最普通的平民百姓。就像路边的一朵小花,默默地散发着自己的幽香。

淑媛原本对绘画没有一点兴趣,也许受我的耳濡目染,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一些美术知识。1995年退休后,突然闲下来的她对绘画产生了兴趣,我给她弄来了一批国画技法书,教她画起了花鸟鱼虫。当我们敞亮自珍地把她画的画装裱了几幅后,挂在墙上一遍遍欣赏,也真的感受到了艺术的美感和熏陶。我曾开玩笑说:“这活蹦乱跳的小虾,真可以与齐白石画的媲美呢!”她高兴得眉开眼笑,自此更加喜欢绘画了。

淑媛性格温和,平时少言寡语,节假日也很少出门游玩。我就像一匹狂奔不羁的野马,而淑媛更像一只自愿伫立笼中的小鸟。

2009年寒冬的一个深夜,淑媛静悄悄地走了,我一日陷入无比悲痛之中。悲痛之余,我有时幻想,希望九泉下的淑媛还能手拿心爱的画笔,画着她心爱的花鸟鱼虫,还有梅兰竹菊!

## □荆树楷

乍启典和许麟庐两位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画写意大家,去年两位先生先后驾鹤西去。作为一名书画爱好者,我和两位相识多年并成为忘年之交,受益良多。每每念及先生,便想起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合作,更想起一幅被誉为旷世精品的画,一幅见证大师友谊的画。

2000年秋,79岁的乍启典先生接受许麟庐和欧阳中石的建议,要于2001年春天80岁时,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。我有幸被乍老邀请参加筹备工作。中国美协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,建议乍老画一幅纯水墨的大幅作品。许、欧阳两位先生皆对乍老说,大画一般人画不了,凭他的功力,肯定能创作出好作品。乍老接受了建议。画什么题材好呢?他想到了院中自己亲手种植的芭蕉。经认真构思后,乍老购回地毯,把宣纸铺

在院子里,以院地为画案,在竹竿上绑就自制的“大抓笔”:笔毫长18厘米,直径6厘米,笔杆150厘米。他先静坐审视,临纸凝神,捉如椽大笔,运笔如风……只用了27分钟,一幅90平方尺的大作《水墨芭蕉》呈现在面前:几株芭蕉墨羽婆娑,低垂高耸,风姿各异。先生随即在作品上题到:“春种芭蕉小园中,窗外绿荫郁葱葱。我画手植身边物,不知能像哪家风。”

乍老个人画展于2001年4月17日在中国美术馆如期开展。开幕前,许麟庐先生和夫人在孙女的搀扶下,认真观赏并连连说:作品大气、神气,好,好!在看完《水墨芭蕉》后,许老说乍老能把身边物画得这样神气,展现了高超的水墨功夫,令人击节赞叹,不但画得好,诗配得也好。正在海南的中石先生听说老友在京举办画展,提前两天结束学术活动赶回北京直奔展厅,连续看了三遍。中石先生对乍老说,“你的画真乃神品,令我振奋。”我看画展振奋过两次,一次是去看齐白石的画展,再就是乍老您的了。

乍启典先生自1986年  
在山东文物总店

与著名国画家许麟庐相识以来,两人从相识相知到成为无话不谈的艺术上的挚友。乍启典多次到北京拜访许麟庐,许先生到山东来也必看望乍先生,并风趣地与乍老互称兄弟。两个老朋友一起泛舟马踏湖,一起探讨对水墨的感悟……

1995年,两位老先生又单独交流,合作了整整两天,我有幸随侍在侧。许老每次都是让乍老先动笔,而乍老都是紧贴纸的边缘来画,留出更大的空间给许老。许老逢人就说启典弟书好,画好,人品更好。2009年春,许老大病初愈后又为《水墨芭蕉》题词:“蕉荫图。九十五岁许麟庐于竹箫斋。”

中石先生与乍老交往也是深厚。2008年初,中国京剧行和泰山文艺奖相继在济南举办。中石先生作为两个大活动的嘉宾,话余又提到乍老的大芭蕉。受乍老的委托,我又把这幅巨作展现在中石先生面前。中石先生凝视许久,在芭蕉图上题词:“翠荫深秀。重读大作更有灵感,遂题以致余忧。”

清明将至,重读这幅见证了三位大师友谊的巨作,思绪万千。许老和乍老不仅仅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,更是世间友谊的典范。如今乍启典先生和许麟庐先生已仙逝,唯衷心祝愿他们安息,祝愿友谊的见证者中石先生健康长寿,永葆艺术青春。

嫂子,  
你就是坟前  
那棵柳树

嫂子,清明节到了,俺们又来给你上坟了。你去那边已经整整30年了,被你扔下的我们这些人想了你整整30年。

你知道吗?第一次清明节给你上坟时,我们随手插在你坟前的那根柳枝后来成活了,如今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柳树。每次看见坟前那棵柳树就想到坟里的你,那树枝就像你常年劳作的那双粗糙的手,那柳丝就是你被风吹拂的头发和脸上纵横的皱纹。你记得家里每个人(包括我这个姑女婿)最爱吃什么;可到你患了不治之症之后,你却说不清自己爱吃什么!

你知道吗?为你发丧的那天你公公傻了似的一天不吃不喝,你婆婆哭得抽了风;我们的两个儿子你的两个小外甥痛哭得让看热闹的人都流了眼泪!

哦,嫂子,先给你磕个头,请你在那边做好了我们爱吃的饭食等着吧,年届古稀的我们一定会过去陪你!

妹妹曹凤芝、妹婿纪慎言

这一世,  
赵老师在哪里

亲爱的赵老师:

离开您后,我们忙碌于生计,辗转于世俗,一步步实现您的预言。您看淡世情,桃李满天下,自然明了我们当年那些窃喜,那些犹疑和那些愤怒。您一楼西户的家,朴素温馨,带给当年那些离家的孩子多少安慰啊!毕业离校赴过您摆放在客厅的酒席;在沙发上哭过;借过自行车;蹭过家常饭;听过无数正言或者戏言的劝告……

这些年,我们越来越多地提起您家的粽子,想起您家大姨的慈祥,记起您一双儿女的现状。看多了穿越文,偶尔也是相信轮回,竟在想:这一世,您在哪里呢?说不定就坐在我的教室里,是那个最调皮的孩子,也会狡黠地眨眼,也在考验我是否一样的耐心与宽容吧?

愿您安息。

学生敬上

思念故去的  
战友

## □杨明波

在春天的生机中缅怀故去的生命,让文字的追思取代悲伤的忧愁;在冒芽的草香中思念故去的朋友,让爱的力量穿越阴阳两界,让爱和文字作为逝者与生者的心灵交流之桥。

吾友显军兄,你离开人世已八个多月了。时常会想起追悼会上你那瘦弱、蜡白的脸庞,时常会想起与你一起在登封工作时的岁月,时常会想起我们在济南小聚时的欢乐,时常会感叹你英年早逝的不幸和遗憾……每当此刻,便会默默地发呆,傻傻地坐在那里感叹命运的短暂和脆弱,但永不释怀的是我们磐石般的友情,会直到永远,永远……